

港台書

九一八

走向
歷史與未來

◎梁敬錚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九一八事變史述 / 梁敬錚著. -- 五版. -- 臺北
市：世界，1995[民8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06-0050-0(平裝)

1. 瀋陽事變(1931)

628.43

84003972

九一八事變史述

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號碼 65-1641

4414

著者 / 梁敬錚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二號

地址 /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三一〇一八三

郵撥帳號 / 〇〇〇五八四三一七 世界書局

封面設計 / 李男

印刷者 /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版一刷

定價 / 四〇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出版緣起 《時代中國》系列

閻初

世界在呼喚：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已經看見，繁榮的經濟活動、豐厚的自然資源、神秘的文化寶藏、堅韌的政治力量，都集中於中國。在等待與期盼中，讓我們暫且按捺住興奮的情緒，撥開歷史途徑上的荒煙蔓草，回顧這段崎嶇的血淚之旅，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經驗，在歷史的痕跡間尋找教訓，好讓中國人的淚不要白灑，中國人的血沒有白流。鑒於此，我們推出了「時代中國」系列。

百餘年來，外國人用堅船巨砲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人也從一個又一個的失敗中認識了世界。這些接踵而至的貧困與苦難，並沒有淹沒知識分子救國興邦的切切心火，也沒有掩埋工農百姓絕處求生的積怨與熱望，更沒有打醒中國人血濃於水、團結圖存的民族警覺。於是，兄弟鬩牆、手足相殘，大中國撕裂了。從一九四九那一年起，我們踩著同胞的鮮血而各自奔亡，分頭去追尋一個華路藍縷的終點。四十年後，時代的巨輪把海峽兩岸向前推進，我們像是分頭匍匐了一段冤枉路，等待再度交會的奇蹟。然而，大時代推展來的機會，也是我們將面臨的最大考驗——中國人能不能運用智慧，掌握時代

的契機，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不讓內部的矛盾、猜忌成爲其他國家利用的籌碼，不讓綿延不斷的內鬨衝突又一次在人類的歷史上留下恥辱笑柄！

美國未來學者阿爾溫·托夫勒說：「如果我們不向歷史學習，我們將被迫重演歷史。」基於這樣的警惕，我們籌劃「時代中國」系列，絕非專注揭露權爭內幕以譁衆取寵，而是要從不同取向、不同事物中觀察學習。我不認爲生活世事能撇開政治的影響力，它確實在在影響著我們的食衣住行；我也不同意政治完全是醜惡的爭權奪利，但它的運作必定糾結著許多愛恨情仇，就像藝術創作、社會研究或科學發明一樣，是人類思想與行爲的結合。因此，這個出版系列將包容各種角度的作品——沒有一本書是完全客觀的，唯有儘量發掘事實，綜合各種邏輯，才能增進了解；認識自己與對方，認清環境和趨勢。了解並不代表認同，但在凝聚共識、追求圓滿的過程中，了解是你我都必須踏出的第一步。

「時代中國」系列是爲兩岸中國人共同開創的。我們將盡力做一個中庸穩健的舵手。但在歷史的洪流與時勢的衝激下，難免會偏失左右；有時，踏上了左邊的土地才見博大，踩進了右邊的時空方知無虞，唯有結合了左右才是完整的世界，而世界正拭目以待，看我們是否有勇氣面對自己曾犯下的錯誤，是否有雅量認可別人奮鬥來的成功，看這一群炎黃子孫如何堂堂皇皇，締造這個大時代裡的新中國！

《作者簡介》

梁敬錚先生，字和鈞，福建閩侯人，生於一八九二年，卒於

一九八四年。北京大學法科畢

業，曾參與五四運動，後留學英國，獲倫敦大學碩士學位。

歷任法律與財經要職，後應聘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聖若望大學研究教授、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著有「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九一八事變史述」、「史迪威事件」、

「開羅會議」、「馬歇爾使華始末」、「日本侵略華北史述」等，為中國近代史學之泰斗。



《重刊本序》

不容青史盡成灰

李雲漢

承世界書局總經理閻初女士見告：決定將梁敬錚先生所著「九一八事變史述」一書重印，列為「時代中國」系列叢書之一。個人非常高興，我想這也是史界同道所同感興奮的喜訊，因為在現代史的研究和教學方面，仍然需要這冊極有分量的學術專著。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已屆五十周年的時際重行再版，更有意義。

閻總經理希望我為梁著寫一序文，我不揣謏陋，欣然同意。一方面感到為同道老友遺著說幾句話，義不容辭；一方面是由於自己也曾研究過九一八事變，並曾評論過大陸學人易顯石等人的著作「九一八事變史」，對於此一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有話要說。

初識和鈞先生，是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夏天的事。我是在這年二月間應邀到哥倫比亞大學以訪問學人身分作兩年的研究，和鈞先生則家住哥大附近，幾乎每天都到哥大幾所圖書館中閱讀文件，彼此自我介紹後就成了好友，雖然年齡上差了一大截。我

當時的研究主題是宋哲元主持下的華北危局，和鈞先生亦正撰寫日本侵略華北的一系列論文，由於研究範圍相同，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少，因而見面的機會就很多。他是最早對我國抗戰史作專題研究的學者，先後發表了四種名著：「開羅會議與中國」（民國六十二年增訂再版時改書名為「開羅會議」）、「九一八事變史述」、「史迪威事件」以及逝世後始由傳記文學雜誌社出版的「日本侵略華北史述」。我的研究有一段時期與和鈞先生相近，先後出版了「宋哲元與七七抗戰」、「西安事變始末之研究」、「蘆溝橋事變」三種專著，編輯過「九一八事變史料」及「抗戰前華北政局史料」兩種史料專輯。在這方面，我和和鈞先生可以說是志同道合，共同為抗戰史研究盡些心力。

和鈞先生開始撰寫「九一八事變史述」，應在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春夏之間，至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十一月初版本出版。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再版，五十五年（一九六六）三版，至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修訂本亦即第四版本出版，其受歡迎的程度可以想見。五十八年即一九六九年，英文本由紐約聖若望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出版，標題為 *The Sinister Face of the Mecklen Incident*，為唯一一部由中國學者用英文著成的九一八事變史著，頗受史學界重視。

梁著出版，迄今已逾三十周年。臺海兩岸，均公布了有關九一八事變的重要文獻，其中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特種外交委員會會議紀錄，與政治會議速記

錄的公布，最為重要。顧維鈞回憶錄及顧維鈞張學良等往來電稿的刊布，尤有助於對政府諸公當時態度的瞭解。而日文史料史著的出刊與譯介，亦使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更加明白。然而，這種情勢並無損於和鈞先生這冊「史述」的學術價值。因為和鈞先生研究九一八事變，係作為一項重要的世界問題來觀察，有效的運用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文書，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紀錄（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及大量的日文文獻、著述與回憶錄。總之，梁著於九一八事變之國際背景之分析，尚無其他同性質的著述可以超越。

新史料的刊布與新史著的問世，自然會提供更多更有力的佐證，使研究者賴以加強或是修正，甚至完全改變其原來的觀點。早期的中文文獻及記述，皆認定九一八事變當晚發生炸車事件的地點是柳條溝，和鈞先生這冊「史述」亦不例外。然據晚出的史料及學者的考訂，今已證實應為柳條湖。

尚有另一項易啟疑義的問題，乃是「滿州」「滿洲」及「滿州國」「滿洲國」的混用。稽諸歷史文獻及中日兩國外交文書，「滿洲」及「滿洲國」為正確用語，而「滿州」與「滿州國」則係「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慣用的名詞，日人不察，多有以「滿州」代「滿洲」者，亦有若干讀書不求甚解的中國人誤認「滿州」為正確，而不知「滿洲」乃本名者。和鈞先生此書，由於引用日文資料甚多，故出現「滿州」「滿洲」互用

的現象，誠爲「白珪之玷」。然著者闡明「滿洲係民族之名辭，而非地理之語彙」「滿洲出自滿珠之轉音，滿珠又是「滿住」之轉語」（一五五頁）之深義，則又非一般治史者所能企及。

僞「滿洲國」係日人製造的傀儡組織，其典章制度多出日人之手，其發布之官文書亦有「滿洲」「滿州」混用者，如僞滿皇帝溥儀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簽署發布之派呂榮寰爲駐汪（兆銘）僞政權「特命全權大使」之「國書」，文首自稱「奉天承運大滿洲帝國皇帝」，文末所蓋「國璽」印文則爲「滿州帝國之寶」，同一文件內「滿洲」與「滿州」混用，真所謂「不知自身姓甚名誰」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於六十四年前，已是純粹的歷史問題。今人研究或評論此一事件，應本「歷史的歸於歷史」的信念，不應再作政治化情緒化的訴求。如所謂「不抵抗主義」一詞，曾被濫用爲反蔣（中正）、反黨（國民黨）、反政府之政爭口號，一時呈現「衆口鑠金」的情勢。然則此說的緣由爲何？「不抵抗」的真相如何？真僞是非如何鑒定？人物功過如何論斷？都是今之歷史學者所應承擔的歷史責任。據若干史家如蔣永敬等氏之研究，深知「不抵抗」既非「主義」，亦非「國策」，實爲政府及東北當局應付此一突發巨變的階段性措施。國人嘗有一種淺薄的看法，以爲東北的淪亡係由於「不抵抗」；如果抵抗，似乎東北就可以保全。稽諸當時的政情和國力，「抵抗」的結果未必

就是勝利，這不是憑一腔愛國熱情或滿紙悲壯言辭就可以改變的現實。已故沈雲龍教授當年以學生領袖大聲疾呼籲請政府立即對日宣戰者，及從事歷史研究瞭解史實真相後，嘗以青年時代的孟浪爲戒，憶及沈氏與本人概述其當年經歷之情景，實亦感慨萬端。

和鈞先生謝世已十有一年。「史述」的重刊，實爲對此傾其全力灌注於民國史研究的前輩學者之最佳紀念。鑒往可以勵今，知病始可望痊，至盼各方讀者於本書之大旨精義，多所體會而惕勉焉。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一日李雲漢敬識於臺北懷元廬

李 序

梁和鈞先生對於近代史富有研究，其所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兩篇長文，已於西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及一九五九年五月先後發表。嗣復著有「開羅會議與中國」一書，亦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出版。最近和鈞先生又寫就「九一八事變史述」一書，行將付印。此書爲中國近代史中一部重要文獻。和鈞先生費盡兩年有半的心血，完成此一著作，殊堪慶幸！

九一八事變發生於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三十分。是日晚正值余在首都教育部歡宴國際聯合會（簡稱國聯）教育考察團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Paul Langevin, 1872-1946）、英國經濟學家唐諾（Richard Henry Tawney, 1881-1962）等一行四人（四人中另有德國與波蘭各一人），交換發展教育意見，至夜十時三十分始散。萬料想不到是夜教育部宴會完畢之際，正是日軍突襲瀋陽之時！

九一八事變之原始材料，據著者所述至少有三種：(一)日內瓦之國聯公報；(二)東京裁判之訴訟紀錄與證件；(三)日本外務省七十七年之檔案（一八六八——一九四五），由美軍部攝製縮映膠捲，交國會圖書館供人閱覽。此外美國國務院舊檔，經申請允准，亦可閱覽。如果日本不戰敗投降，則根本無上述(一)之材料，而上述(二)之材料亦不可能公開，此等原始材料之出現，確是研究此段史實之幸事。

著者充分利用上述之原始材料及其他中外各種記載。對於九一八事變之前因後果、來龍去脈，詳徵博引、考證明確。書中詳述事變之經過，指出陰謀主名及性質與發展，復分別事變之真因與偽因，並敘述事變之擴大。其他所述，如：蔡公時之被害，順承王府之逼簽路約與張作霖之被炸，以及溥儀之劫取與傀儡政權之建立等等經過，無不明瞭翔實。讀之深感日本軍閥之飛揚跋扈，陰險毒狠，與日本政府之軟弱無能，制變乏術，真令人不可思議！

九一八事變影響之大，確如著者在其緒論中所指出：直接引出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之中日戰爭；間接引出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變後之日美戰爭，及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密蘇里艦上簽定降伏之文書。此外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之淪陷，亦與此一事變大有關連。

中國方面對於九一八事變之反應為不抵抗。當事變之前，因國力兵力懸殊，遂選用

消極政策，力避衝突；及事變降臨，仍採用不抵抗辦法，曾引起全國輿論之反對。今由各種材料確知當時東京之持重與關東軍之急進，主張各不相同；日本外務省與軍部，意見亦不一致。倘使當時在軍事方面，東北軍隊堅決抵抗，則持重派或可抬頭，急進派或可斂跡。在外交方面，倘當時積極向東京進行交涉，亦未必無相當效果。惜當時中國方面除向國聯聲訴外，未有其他任何積極之動作。今追懷三十年前之往事，仍不能不令人嘆息不已！

李書華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十二日草於紐約

潘 序

研討史事而有所述作，欲求其信今而傳後，前人固已備言其難。劉彥和文心雕龍之史傳篇有曰：「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又曰：「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迄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敘理可貴。……秉筆荷擔，莫此之勞。」然此猶僅就其述史作用關係之鉅及選材斟酌之慎言之耳。至若梁任公所謂歷史現象大抵爲「互緣」而非全爲因果關係，則引而伸之，歷史上之每一大事，先後相承綿延不已，不啻上可以窮千載，下可以推百世。欲於其間，截取一事，而窮究其始末，非具有超乎尋常之鑒別卓識不可。此所以梁和鈞先生新著「九一八事變史述」，在現代爲不可多得之書，而公展信其必爲不朽之作也。

九一八事變，爲二十世紀之大事，不獨關於我中國近三十餘年來之勝負得失，且繫乎亞洲各國之治亂盛衰，甚至雖謂二次世界大戰之浩劫，以及今日人類尚在核戰邊緣度其危疑喘息之生活，皆於九一八事變種其因，亦無不可也。然自事變發生，迄今倏已三